紅樓夢/第00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本作品由于校订不足而错误百出。您可以参考可靠的原作版本，尝试改善它，再移除这个模板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五回　開生面夢演紅樓夢　立新場情傳幻境情[1]

題曰：

春困葳蕤擁繡衾，恍隨仙子到紅塵。

問誰幻入華胥境，千古風流造業人。

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則暫不能寫矣。

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以來，賈母萬般憐愛，寢食起居，一如寶玉，迎春，探春，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，亦自較別個不同，日則同行同坐，夜則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順，略無參商。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，年歲雖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豐美，人多謂黛玉所不及。而且寶釵行為豁達，隨分從時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許，目無下塵，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。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，亦多喜與寶釵去頑。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，寶釵卻渾然不覺。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，況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，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，並無親疏遠近之別。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，故略比別個姊妹熟慣些。既熟慣，則更覺親密，既親密，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，不虞之隙。這日不知為何，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，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，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，前去俯就，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來。

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，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，請賈母，邢夫人，王夫人等賞花。

是日先攜了賈蓉之妻，二人來面請。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，就在會芳園游頑，先茶後酒，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，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。

一時寶玉倦怠，欲睡中覺，賈母命人好生哄著，歇一回再來。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：「我們這裏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又向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：「嬤嬤，姐姐們，請寶叔隨我這裏來。」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，生的裊娜纖巧，行事又溫柔和平，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，見他去安置寶玉，自是安穩的。

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。寶玉抬頭看見一幅畫貼在上面，畫的人物固好，其故事乃是《燃藜圖》，也不看係何人所畫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又有一幅對聯，寫的是：

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

及看了這兩句，縱然室宇精美，舖陳華麗，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，忙說：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」秦氏聽了笑道：「這裏還不好，可往那裏去呢？不然往我屋裏去吧。」寶玉點頭微笑。有一個嬤嬤說道：「那裏有個叔叔往侄兒房裏睡覺的理？」秦氏笑道：「嗳喲喲，不怕他惱。他能多大呢，就忌諱這些個！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，雖然與寶叔同年，兩個人若站在一處，只怕那個還高些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怎麼沒見過？你帶他來我瞧瞧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隔著二三十里，往那裏帶去，見的日子有呢。」說著大家來至秦氏房中。剛至房門，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而來。寶玉覺得眼餳骨軟，連說「好香！」入房向壁上看時，有唐伯虎畫的《海棠春睡圖》，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，其聯云：

嫩寒鎖夢因春冷，芳氣襲人是酒香。

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，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，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。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，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。寶玉含笑連說：「這裏好！」秦氏笑道：「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。」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，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。於是眾奶母伏侍寶玉臥好，款款散了，只留襲人，媚人，晴雯，麝月四個丫鬟為伴。秦氏便吩咐小丫鬟們，好生在廊檐下看著貓兒狗兒打架。

那寶玉剛合上眼，便惚惚的睡去，猶似秦氏在前，遂悠悠蕩蕩，隨了秦氏，至一所在。但見朱欄白石，綠樹清溪，真是人跡稀逢，飛塵不到。寶玉在夢中歡喜，想道：「這個去處有趣，我就在這裏過一生，縱然失了家也願意，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。」正胡思之間，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：

春夢隨雲散，飛花逐水流。

寄言眾兒女，何必覓閒愁。

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。歌聲未息，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，蹁躚裊娜，端的與人不同。有賦為證：

方離柳塢，乍出花房。但行處，鳥驚庭樹，將到時，影度迴廊。仙袂乍飄兮，聞麝蘭之馥郁，荷衣欲動兮，聽環佩之鏗鏘。靨笑春桃兮，雲堆翠髻，唇綻櫻顆兮，榴齒含香。纖腰之楚楚兮，迴風舞雪，珠翠之輝輝兮，滿額鵝黃。出沒花間兮，宜嗔宜喜，徘徊池上兮，若飛若揚。蛾眉顰笑兮，將言而未語，蓮步乍移兮，待止而欲行。羨彼之良質兮，冰清玉潤，慕彼之華服兮，閃灼文章。愛彼之貌容兮，香培玉琢，美彼之態度兮，鳳翥龍翔。其素若何，春梅綻雪。其潔若何，秋菊被霜。其靜若何，松生空谷。其艷若何，霞映澄塘。其文若何，龍游曲沼。其神若何，月射寒江。應慚西子，實愧王嬙。奇矣哉，生於孰地，來自何方，信矣乎，瑤池不二，紫府無雙。果何人哉？如斯之美也！

寶玉見是一個仙姑，喜的忙來作揖問道：「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，如今要往那裏去？也不知這是何處，望乞攜帶攜帶。」那仙姑笑道：「吾居離恨天之上，灌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：司人間之風情月債，掌塵世之女怨男癡。因近來風流冤孽，纏綿於此處，是以前來訪察機會，布散相思。今忽與爾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離吾境不遠，別無他物，僅有自採仙茗一盞，親釀美酒一瓮，素練魔舞歌姬數人，新填「紅樓夢」仙曲十二支，試隨吾一遊否？」寶玉聽說，便忘了秦氏在何處，竟隨了仙姑，至一所在，有石牌橫建，上書「太虛幻境」四個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，乃是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轉過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，上面橫書四個大字，道是：「孽海情天」。又有一副對聯，大書云：

厚地高天，堪歎古今情不盡。

癡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償。

寶玉看了，心下自思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何為「古今之情」，何為「風月之債」？從今倒要領略領略。」寶玉只顧如此一想，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。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，至兩邊配殿，皆有匾額對聯，一時看不盡許多，惟見有幾處寫的是：「癡情司」，「結怨司」，「朝啼司」，「夜怨司」，「春感司」，「秋悲司」。看了，因向仙姑道：「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，不知可使得？」仙姑道：「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，爾凡眼塵軀，未便先知的。」寶玉聽了，那裏肯依，復央之再三。仙姑無奈，說：「也罷，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了。」寶玉喜不自勝，抬頭看這司的匾上，乃是「薄命司」三字，兩邊對聯寫的是：

春恨秋悲皆自惹，花容月貌為誰妍。

寶玉看了，便知感歎。進入門來，只見有十數個大櫥，皆用封條封著。看那封條上，皆是各省的地名。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，遂無心看別省的了。只見那邊櫥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：「金陵十二釵正冊」。寶玉問道：「何為『金陵十二釵正冊』？」警幻道：「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，故為『正冊』。」寶玉道：「常聽人說，金陵極大，怎麼只十二個女子？如今單我家裏，上上下下，就有幾百女孩子呢。」警幻冷笑道：「貴省女子固多，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。下邊二櫥則又次之。餘者庸常之輩，則無冊可錄矣。」寶玉聽說，再看下首二櫥上，果然寫著「金陵十二釵副冊」，又一個寫著「金陵十二釵又副冊」。寶玉便伸手先將「又副冊」櫥開了，拿出一本冊來，揭開一看，只見這首頁上畫著一幅畫，又非人物，也無山水，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。後有幾行字跡，寫的是：

霽月難逢，彩雲易散。心比天高，身為下賤。風流靈巧招人怨，壽夭多因毀謗生，多情公子空牽念。

寶玉看了，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，一床破席，也有幾句言詞，寫道是：

枉自溫柔和順，空云似桂如蘭。

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。

寶玉看了不解。遂擲下這個，又去開了副冊櫥門，拿起一本冊來，揭開看時，只見畫著一株桂花，下面有一池沼，其中水涸泥乾，蓮枯藕敗，後面書云：

根並荷花一莖香，平生遭際實堪傷。

自從兩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鄉。

寶玉看了仍不解。便又擲了，再去取「正冊」看，只見頭一頁上便畫著兩株枯木，木上懸著一圍玉帶，又有一堆雪，雪下一股金簪。也有四句言詞，道是：

可歎停機德，誰憐詠絮才。

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裏埋。

寶玉看了仍不解。待要問時，情知他必不肯洩漏，待要丟下，又不捨。遂又往後看時，只見畫著一張弓，弓上挂著香櫜。也有一首歌詞云：

二十年來辨是非，榴花開處照宮闈。

三春爭及初春景，虎兔相逢大夢歸。

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，一片大海，一隻大船，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。也有四句寫云：

才自精明志自高，生於末世運偏淆。

清明涕送江邊望，千里東風一夢遙。

後面又畫幾縷飛雲，一灣逝水。其詞曰：

富貴又何為，襁褓之間父母違。

展眼吊斜暉，湘江水逝楚雲飛。

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，落在泥垢之中。其斷語云：

欲潔何曾潔，云空未必空。

可憐金玉質，終陷淖泥中。

後面忽見畫著個惡狼，追撲一美女，欲啖之意。其書云：

子係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

金閨花柳質，一載赴黃粱。

後面便是一所古廟，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。其判云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長，緇衣頓改昔年妝。

可憐繡戶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。

後面便是一片冰山，上面有一隻雌鳳。其判曰：

凡鳥偏從末世來，都知愛慕此生才。

一從二令三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。

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，有一美人在那裏紡績。其判云：

勢敗休云貴，家亡莫論親。

偶因濟村婦，巧得遇恩人。

後面又畫著一盆茂蘭，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。也有判云：

桃李春風結子完，到頭誰似一盆蘭。

如冰水好空相妒，枉與他人作笑談。

後面又畫著高樓大廈，有一美人懸梁自縊。其判云：

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。

漫言不肖皆榮出，造釁開端實在寧。

寶玉還欲看時，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，性情穎慧，恐把仙機洩漏，遂掩了卷冊，笑向寶玉道：「且隨我去游玩奇景，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！」

寶玉恍恍惚惚，不覺棄了卷冊，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。但見珠簾繡幕，畫棟雕檐，說不盡那光搖朱戶金鋪地，雪照瓊窗玉作宮。更見仙花馥郁，異草芬芳，真好個所在。又聽警幻笑道：「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！」一語未了，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仙子來，皆是荷袂蹁躚，羽衣飄舞，姣若春花，媚如秋月。一見了寶玉，都怨謗警幻道：「我們不知係何『貴客』，忙的接了出來！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游玩，故我等久待。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？」

寶玉聽如此說，便嚇得欲退不能退，果覺自形污穢不堪。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，向眾姊妹道：「你等不知原委：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，适從寧府所過，偶遇寧榮二公之靈，囑吾云：『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，功名奕世，富貴傳流，雖歷百年，奈運終數盡，不可挽回者。故遺之子孫雖多，竟無可以繼業。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，稟性乖張，生性怪譎，雖聰明靈慧，略可望成，無奈吾家運數合終，恐無人規引入正。幸仙姑偶來，萬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，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，然後入於正路，亦吾兄弟之幸矣。』如此囑吾，故發慈心，引彼至此。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，令彼熟玩，尚未覺悟，故引彼再至此處，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，或冀將來一悟，亦未可知也。」

說畢，攜了寶玉入室。但聞一縷幽香，竟不知其所焚何物。寶玉遂不禁相問。警幻冷笑

道：「此香塵世中既無，爾何能知！此香乃係諸名山胜境內初生異卉之精，合各种寶林珠樹之油所製，名『群芳髓』。」寶玉聽了，自是羡慕而已。大家入座，小丫鬟捧上茶來。寶玉自覺清香異味，純美非常，因又問何名。警幻道：「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，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，此茶名曰『千紅一窟』。」寶玉聽了，點頭稱賞。因看房內，瑤琴，寶鼎，古畫，新詩，無所不有，更喜窗下亦有唾絨，奩間時漬粉污。壁上也見懸著一副對聯，書云：

幽微靈秀地，無可奈何天。

寶玉看畢，無不羡慕。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：一名癡夢仙姑，一名鐘情大士，一名引愁金女，一名度恨菩提，各各道號不一。少刻，有小丫鬟來調桌安椅，設擺酒饌。真是：瓊漿滿泛玻璃盞，玉液濃斟琥珀杯。更不用再說那肴饌之盛。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，異乎尋常，又不禁相問。警幻道：「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萬木之汁，加以麟髓之醅，鳳乳之麴釀成，因名為『萬艷同杯』。」寶玉稱賞不迭。

飲酒間，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，請問演何詞曲。警幻道：「就將新製《紅樓夢》十二支演上來。」舞女們答應了，便輕敲檀板，款按銀箏，聽他歌道是：「開闢鴻蒙……」方歌了一句，警幻便說道：「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，必有生旦淨末之則，又有南北九宮之限。此或詠歎一人，或感懷一事，偶成一曲，即可譜入管弦。若非個中人，不知其中之妙。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。若不先閱其稿，後聽其歌，翻成嚼蠟矣。」說畢，回頭命小丫鬟取了《紅樓夢》原稿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來，一面目視其文，一面耳聆其歌曰：

紅樓夢引子

開闢鴻蒙，誰為情種？都只為風月情濃；趁著這奈何天，傷懷日，寂寥時，試遣愚衷，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「紅樓夢」。

終身誤

都道是金玉良緣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空對著，山中高士晶瑩雪；終不忘，世外仙姝寂寞林。歎人間，美中不足今方信。縱然是齊眉舉案，到底意難平。

枉凝眉

一個是閬苑仙葩，一個是美玉無瑕。若說沒奇緣，今生偏又遇著他；若說有奇緣，如何心事終虛化？一個枉自嗟呀，一個空勞牽掛；一個是水中月，一個是鏡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，怎經得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？

寶玉聽了此曲，散漫無稽，不見得好處，但其聲韻凄惋，竟能銷魂醉魄。因此也不察其原委，問其來歷，就暫以此釋悶而已。因又看下道：

恨無常

喜榮華正好，恨無常又到。眼睜睜，把萬事全拋；蕩悠悠，把芳魂消耗。望家鄉，路遠山高。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：兒命已入黃泉，天倫呵，須要退步抽身早。

分骨肉

一帆風雨路三千，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。恐哭損殘年，告爹娘，休把兒懸念。自古窮通皆有定，離合豈無緣？從今分兩地，各自保平安。奴去也，莫牽連。

樂中悲

襁褓中，父母歎雙亡，縱居那綺羅叢，誰知嬌養？幸生來，英豪闊大寬宏量，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，好一似，霽月光風耀玉堂。廝配得才貌仙郎，博得個地久天長，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。終久是雲散高唐，水涸湘江。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，何必枉悲傷。

世難容

氣質美如蘭，才華阜比仙，天生成孤癖人皆罕。你道是啖肉食腥膻，視綺羅俗厭；卻不知太高人愈妒，過潔世同嫌。可歎這，青燈古殿人將老；辜負了，紅粉朱樓春色闌；到頭來，依舊是風塵肮髒違心願。好一似，無瑕白玉遭泥陷；又何須，王孫公子歎無緣。

喜冤家

中山狼，無情獸，全不念當日根由，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。覷著那，侯門艷質同蒲柳；作踐的，公府千金似下流。歎芳魂艷魄，一載蕩悠悠。

虛花悟

將那三春看破，桃紅柳綠待如何？把這韶華打滅，覓那清淡天和。說什麼，天上夭桃盛，雲中杏蕊多；到頭來，誰把秋捱過？則看那，白楊村裏人嗚咽，青楓林下鬼吟哦；更兼著，連天衰草遮墳墓。這的是，昨貧今富人勞碌，春榮秋謝花折磨。似這般，生關死劫誰能躲？聞說道，西方寶樹喚婆娑，上結著長生果。

聰明累

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生前心已碎，死後性空靈。家富人寧，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。枉費了，意懸懸半世心；好一似，蕩悠悠三更夢。忽喇喇似大廈傾，昏慘慘似燈將盡。呀，一場歡喜忽悲辛；歎人世，終難定。

留餘慶

留餘慶，留餘慶，忽遇恩人；幸娘親，幸娘親，積得陰功。勸人生，濟困扶窮，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。正是乘除加減，上有蒼穹。

晚韶華

鏡裏恩情，更那堪夢裏功名；那美韶華去之何迅，再休提繡帳鴛衾。只這帶珠冠，披鳳襖，也抵不了無常性命。雖說是，人生莫受老來貧，也須要陰騭積兒孫。氣昂昂頭戴簪纓，光燦燦胸懸金印；威赫赫爵祿高登，昏慘慘黃泉路近。問古來將相可還存？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。

好事終

畫梁春盡落香塵，擅風情，秉月貌，便是敗家的根本；箕裘頹墮皆從敬，家事消亡首罪寧，宿孽總因情。

收尾：飛鳥各投林

為官的、家業凋零，富貴的、金銀散盡，有恩的、死裏逃生，無情的、分明報應，欠命的、命已還，欠淚的、淚已盡。冤冤相報實非輕，分離聚合皆前定；欲知命短問前生，老來富貴也真僥幸。看破的、遁入空門，痴迷的、枉送了性命；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

歌畢，還要歌副曲。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，因歎：「癡兒竟尚未悟！」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，自覺朦朧恍惚，告醉求臥。警幻便命撤去殘席，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之中，其間鋪陳之盛，乃素所未見之物。更可駭者，早有一位女子在內，其鮮艷嫵媚，有似乎寶釵，風流裊娜，則又如黛玉。正不知何意，忽警幻道：「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，那些綠窗風月，繡閣煙霞，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。更可恨者，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，皆以『好色不淫』為飾，又以『情而不淫』作案，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。好色即淫，知情更淫。是以巫山之會，雲雨之歡，皆由既悅其色，復戀其情所致也。吾所愛汝者，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。」

寶玉聽了，唬的忙答道：「仙姑差了。我因懶於讀書，家父母尚每垂訓飭，豈敢再冒『淫』字。況且年紀尚小，不知『淫』字為何物。」警幻道：「非也。淫雖一理，意則有別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過悅容貌，喜歌舞，調笑無厭，雲雨無時，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，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。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，吾輩推之為『意淫』。『意淫』二字，惟心會而不可口傳，可神通而不可語達。汝今獨得此二字，在閨閣中，固可為良友，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，百口嘲謗，萬目睚眥。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，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，見棄於世道，是以特引前來，醉以靈酒，沁以仙茗，警以妙曲，再將吾妹一人，乳名兼美字可卿者，許配於汝。今夕良時，即可成姻。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如此，何況塵境之情景哉？而今後萬萬解釋，改悟前情，留意於孔孟之間，委身於經濟之道。」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，推寶玉入房，將門掩上自去。

那寶玉恍恍惚惚，依警幻所囑之言，未免有兒女之事，難以盡述。至次日，便柔情繾綣，軟語溫存，與可卿難解難分。因二人攜手出去遊頑之時，忽至一個所在，但見荊榛遍地，狼虎同群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，並無橋梁可通。正在猶豫之間，忽見警幻後面追來，告道：「快休前進，作速回頭要緊！」寶玉忙止步問道：「此係何處？」警幻道：「此即迷津也。深有萬丈，遙亙千里，中無舟楫可通，只有一個木筏，乃木居士掌舵，灰侍者

撐篙，不受金銀之謝，但遇有緣者渡之。爾今偶游至此，設如墮落其中，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迷津內水響如雷，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。嚇得寶玉汗下如雨，一面失聲喊叫：「可卿救我！」嚇得襲人輩眾丫鬟忙上來摟住，叫：「寶玉別怕，我們在這裏！」

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，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，因納悶道：「我的小名這裏從沒人知道的，他如何知道，在夢裏叫出來？」正是：

一場幽夢同誰訴，千古情人獨我知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開生面夢演紅樓夢　立新場情傳幻境情”甲戌本。

“遊幻境指迷十二釵　飲仙醪曲演紅樓夢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杨藏本。

“靈石迷性難解仙機　警幻多情秘垂淫訓”戚序本，王府本，舒序本。

“賈寶玉神遊太虛境　警幻仙曲演紅樓夢”梦觉本，程甲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